





皇明文衡卷之七

奏議

陳問安啓

楊士奇

臣未奉 召命不敢違例一人獨進而有所愚見亦不敢默  
 而不言近日未審 朝謁及問安之禮如何臣之愚誠伏望  
 殿下嘉隆此禮愈勤愈敬曾蒙 令旨面諭臣云前日欽奉  
 聖旨免朝臣退而思之固是 天恩寬大之至然諸君於事  
 君父未有久而不朝之禮伏望 殿下自已主張而必行之  
 如奉 聖旨免朝既退之後明日又往後日又往誠孝之心  
 積久不已必然感格至於奉 侍之際尤望 和顏婉詞以  
 仰承 天意臣伏惟 至尊仁聖如天雖臣下有過常蒙寬  
 貸愛之如初何況父子至親恩愛尤重豈宜於奉事之禮少



有未盡也昔文王所以稱聖人者蓋自爲世子之時日勤於視膳問安之禮爲之根本故禮經載之以爲萬世之法在禮又曰父母不悅起敬起孝此悅親之要道也伏望  
殿下萬萬加意臣愚無任虔懇之至謹啓

請開經筵疏

伏惟

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

列聖下以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則

宗社永安 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

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士奇印頭對曰此 國家第一事正維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宣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敢又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

聖學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具合行事宜陳

奏伏惟 采納謹具奏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爲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擇講官必得問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



重厚識達大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

自 上裁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

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

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命禮部翰林

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一

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

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德

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

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已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

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皆留 聖心為

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挑語言

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

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

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

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

太子之左右伏望

太皇太后陛下

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 國恩無能補報惓惓愚忠



不敢不盡伏乞 采納 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福

議吳文正公從祀

欽奉

聖旨命 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 臣士奇等  
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童閣侍書學士虞  
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註大學讀之即  
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  
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勤  
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  
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閩閩之旨  
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  
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類記自所以啟大道

之堂與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  
乃就國子監丞補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  
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  
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  
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舌道而功  
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  
既後出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  
綱目類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

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是  
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  
諸儒自荀况下至立范審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  
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 國家 盛



典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正統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啓疏

周叙

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臣周叙謹啓爲安邦謹始事臣南生  
逢聖明不意國家近日有大不可忍言之事臣雖兩年以來  
沾患脾疾醫治少效不能有為自聞令諭日夜無膺揮涕寢  
食不寧又無才力智能可以赴難復讎恨不卽自殞絕謹竭  
愚忠有可上報朝廷之萬一者不敢隱然不言恭惟邸王殿  
下承聖母皇太后命爲監國則天下事皆在於殿下一人之  
身也其所係重矣者周公輔成王當承平之日今殿下輔皇  
太子殿下於有事之秋視周公之時又甚難矣雖曰日望聖  
駕早還以慰臣民之思然虜情回測時月愆邁天下之大蒼  
生之衆易以搖惑殿下得不於此深謀熟常之乎蓋殿下於

聖上親則兄弟誼則君臣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宜與群臣如  
越王之因新嘗膽以報吳讎使智者獻謀勇者効力必盡殲  
虜寇而後已爲今之計先須博選辯士卑詞重幣誓爲君父  
屈諭以昔時通好恩待如此之厚今因奸臣誤國與兵構怨  
遂失南北之親其能卽返聖駕則結好和親世世利賴不然  
則堂堂天朝疆域萬里兵甲數百萬衆得不思汛掃沙漠以  
圖報復哉必求其人可使者試察遣之庶或有濟至若能返  
與否必當選將練兵慎固邊疆防其再舉協力殲之俟上天  
悔禍宗社靈長休養生息訓甲練兵分遣良將直擣巢穴繫  
其虜酋以伸萬世之情未爲晚也愚昧之誠不能自己謹陳  
芻蕘之言條列于後敬順附舍人陳亮賫捧進呈伏乞賜覽  
鑒臣犬馬之誠不勝幸甚計開八條 一曰勸剛明君上之



德貴於明而尤貴乎剛明則物無遁情剛則事不牽制全是二者乃克有濟易曰剛健書曰欽明古昔聖哲允勵乎此故能駕馭英豪平治宇內前此奸臣蔽主之明制主之斷故權移於下致茲禍敗恭惟殿下睿質天賦至剛至明如斷馬順之事中外震懼稱頌伏乞益加奮勵不懈初終幸甚 二曰親經史古今治理國家興亡具載典籍讀而知之可為鑒戒伏望殿下擇近內廷可延問群臣之所開閣置書史其間選擇學識純正者與之講論義理因可詢訪時政庶聰明日益治道有資 三曰修軍政方今切務莫逾選將練兵然思何以致之將必多方推舉親召問以慰勉之而爵秩勿吝軍士必設法石募時鼓動以來之而賞賚有加勤訓練恤饑寒作之以氣結之以恩庶可底成功宜日夕與左右大臣及諸老將計議精兵足食之要不惟臨事有濟抑且國威振揚 四曰選賢才國家治亂係於人才賢否而人才難知自古所病亦必思求所以知之之道夫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二者混淆治道衰矣厥今人才布滿有位其賢否則不可不察數年以來權奸專政小人蒙耻冒進相師成風其間卓然守冰霜之操者僅保少禍而已自茲以往宜慎選舉以求之嚴考察以別之峻拔擢以激勸之庶舊習漸更且吏部正官及諸司屬職實庶官之本其素賢者留之不堪者選調之令在廷群臣連章合詞推舉學識才行優最者分任本部俾之講求用人之要專其責委斯賢才可得治理有望 五曰安民心夫民心向背國之存亡攸係不可不思所以安之今邊事方興用軍供饋皆資民力緩之不能集事急之必生變故處



之可調難矣苟不固結其心惟刑驅勢迫以用之詎可經久哉若得人居守令長民之職則處置適宜徭役有要民心服從無施不可伏乞令左右大臣計議選擇賢才必任守令庶事安民安 六曰廣言路在昔堯舜大聖詢于芻蕘好問察邇故治底無為人樂熙皞誠以一人之知見有限天下之事變無窮能集衆善則舉措克當故也歷代君臣聽言則治諱言則亂史籍可鑒前此內臣王振肆權擅政拒絕人言殺害忠良中外屏息不敢出口茲遇殿下受監國重寄繫宗社生民之托當明目達聰之時臣若不言死有餘辜伏乞再申教令許人人建白不拘忌諱惟裁擇可否施行幸甚 七曰謹徵漸易曰履霜堅冰至言事當慎之於早也臣自永樂以來叨職班行伏見 太宗 仁宗 宣帝列聖臨御之時早朝

大班既退即於門上說事各衙門官輪流向前惟君臣相與商確政務罄盡所言人懷畏憚而事機不泄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以來王振擅權獨在傍於是輔弼大臣及近侍官員不得召對或有召對亦不敢詳盡故今日之禍皆由不得倫流向前說事所致恭惟殿下監國即同親政宜復舊章凡各衙門官務令各向前說事止與敷對者相知他人皆不能預聞庶得吐露肝膽陳布嘉謀殿下亦須秘重毋以宣泄且議奉皇太后於文華殿垂簾或隔一日令輔弼大臣隨殿下於簾前奏決大事毋拘時平條例以摧一時之宜庶國是有歸中外有賴 八曰修庶政天下一統萬機日臻孰非當理但事有重輕勢有緩急况今弊政之餘尤難爲功得不思其緊切者施之哉如選任大臣以端治本嚴明賞罰以聳觀聽



崇獎御史以振紀綱革罷監軍以專委寄講求屯種以省饋餉輯睦親藩以厚宗支旌表忠節以作士氣限禁僧道以來召募華夫罰贖以澄貪濁禁抑權貴中塩以通商賈招降各處寇盜以安反側修理水陸道路以便驛運整搦腹裏緊要城池軍馬以備不虞似此尚多宜令預政大臣逐一詳審條例施行則內修外攘難耻可復邦國奠安

論城守疏

程信

欽差守城吏科給事中臣程信謹題為緊急軍情事節該奉勅今命爾往京城西邊一帶協助太監尚義都督王通左副都御史楊善守護城池嚴督軍民整搦器械務在精利申明號令務在嚴明可守則守必固必完可攻則攻必捷必勝京城在外四面軍民人等但聞聲息不無搬移驚動爾須撫諭安插務令鎮靜得所九門內外守禦通塞等務爾須處置得宜務便寇不能窺有事須與提督太監尚義等計議而行無或頃刻怠忽致有疎虞取罪非輕欽此除欽遵會同各官督令官軍將各門嚴加守備外謹將合行緊急事宜開坐請旨

一新號令以振軍威臣觀大軍自土木之敗人無戰志非大新號令無以責其效死如都督孫鏜領軍與賊對敵各路正當分軍策應則軍威自張賊勢可敗然皆各以分地自諉袖手旁觀臣於城上遙見西北軍馬約有三四千人一見上首挫鋒其餘不戰亂踰城濠致令五六犬羊乘勢追趕臣與都督王通督令軍士將短鎗火器於西北城樓放打當時達賊四散奔潰然已遁之軍既



不加誅未遁之軍又不用賞都城安危係於頃刻而號令猶復如此臣誠寒心乞嚴勅總兵官石亨尚書于謙等將大營移出關廂外面駐劄寇衆則堅壁不動設伏以待寇寡則分軍截殺互相策應如有退縮搖衆即時處以軍法不許坐觀成敗以悞大計

一募勇敢以備警急切見京城召募軍匠人等或賞或陞故皆樂於効用然近察其議則曰有功固今日之得官賞無功則未免他日有為軍之累是以中間多有勇壯匿而不出乞勅兵部再行出榜曉諭不分軍民官舍士人匠役但有果敢奮勇出奇殺賊者初立為勇士之名照例給賞有功不次陞擢無功事寧不願者聽如此則人疑釋而功可圖也

一召勤王以遏南侵臣觀此虜見我城池完固軍馬尚多連日四散舉火驚人其勢似有南行之狀若不預為禦敵之備誠恐州縣居民聞風驚移事出不測乞寫

勅星夜差人調集山東河南等處勤王之師順關南京所取在路衣甲或真定保定或河間霸州按兵待變相機以動賊近則完璧自守賊遠則赴京夾攻如此則聲援多而賊計沮矣

一設武備以防內變臣惟外城既固內門尤不可不謹如西直等門雖有官軍二百餘人各鋪已分一百五十餘人又有繳關等項分用門下止有五六十人亦皆老弱不堪又兼盔甲移用門外巷中城下雖有擺列官軍不過攢聚閒坐倘有意外倉卒誰為乞將城內官軍着令



分管理目每門添選二百人量給弓箭鎗刀庶幾有備無患

一養銳氣以備戰守夫軍夫以食為天食足則氣壯而後戰可捷守可固且如西邊一帶多係上林苑監四署人夫源非食糧人數稱係守城月餘蒙每人給米三斗卽今坐派通州未敢片時下城前去關給其各夫俱皆離城五六十里居住家下多被虜寇驚散有稱一二月無食者氣餒無措乞照軍匠事例給與口糧充養銳氣庶幾遇緊可以責其效力

正統十四年十月初一月上

### 陳言中興固本十事

臣切惟撫國家於多事之際中興為難論政務於中興之時為要本之不固而欲求中興之治者未之有也仰惟

皇上嗣臨大寶治化一新北虜求和南蠻授首于茲二紀遂底丕平天下臣民皆已仰戴聖德神功如

祖宗之時矣然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孔子之戒昭如日星矧陛下日御經筵緝熙聖學固已知之明而講之素有不

俟乎人言者矣臣二介凡庸以言為職不敢謂

聖德已至而不盡責難之恭謂聖治已成而不效拾遺之義夫中興之要雖在固本而弛行之次必有節日謹將所見條陳十事以上伏乞萬機之暇少垂睿鑒采而行之豈獨臣之幸哉臣無任伏

闕戰慄之至

一曰敬天臣聞天者理而已矣人君一心上與天合則陰陽順而寒暑時邇來日食星殞雷雨陰霾變生不一必有



感召此固上天仁愛君人之心然修省之誠要不可一時而或替也仰惟

陛下卽位以來節供奉嚴祀典凡諸不急之務多已停止而天心猶若此者豈非修省之誠有未至歟夫人君一心萬理總會而求端莫先於孝弟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先於四海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會子釋之卽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臣以爲敬天之道非

陛下湛然北心懋昭大德隆孝友于

兩宮示親親于天下恐未足以答天心之仁愛伏惟

聖明留意

二曰求賢臣惟國朝取人有常途用人有常制蓋文以科貢吏胥武以蔭襲功授中外任使自不乏人然屢勤

明詔俾吏部有人材之薦兵部有將才之舉者何哉誠以多事之秋思得長才異能者共圖治功故也奈何有司奉行全失初意所舉薦者類多奔趨請託之人非廉正高潔之士大本已失將焉用之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謂其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也伏望

陛下於左右文武羣臣之中果有朝廷未究其用宦寺不知其名如古范仲淹富弼其人者留神簡拔以爲之倡然後勅所司通行天下果有懷抱經濟精通韜略隱於山林屈於下位者有司務在禮聘送赴京師或親策以治道或命試其藝能隨材器使用濟時艱無則已之不必取具若有司仍前濫舉卽坐以罔上之罪

三曰納諫臣觀經史所載歷代帝王未有不以納諫而興



拒諫而敗者伏惟

下卽位之初實國家多事之際四方臣庶無不得以盡言  
陛下容納亦無虛日雖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不過  
如此邇日以來漸渝初政豈進言者亦多涉於泛常過於  
矯激而弗當

聖心者乎雖然縱使有之亦未可執一以廢其二也如

聖心簡靜厭見繁文臣愚請用宋仁宗開天章閣以十二事  
問近臣之例推而廣之 勅令文武羣臣及山林草茅之  
士詢以闕政如逆虜之讎必何策而可復天象之變必何  
修而可弭諸如此類逐一條示俾之各陳所見各盡所言  
中間必有上補於

聰明之萬一者仍乞

陛下於時常進言之人當理者采納狂妄者不問庶幾

民情以奉天下

四曰謹災臣聞書曰先正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是知  
災異之來非上下同加修省不可得而弭也邇者天變河決  
皇上下罪己之詔曰君失其德臣失其職臣捧誦之際知

陛下一念之誠可以對越上帝矣然群臣之中慮如

陛下之敬天修己者幾何人哉宋儒胡安國曰體元者人君  
之職調元者大臣之事自漢以下遇有災異策免三公蓋  
為是爾乞

勅臺諫於内外文武群臣之中有引日偷安懷奸蠹政之

甚者指實奏陳罷黜田里庶天變銷而人心慰

五曰節用臣聞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而大學論



生財必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四者  
反是而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今邦畿千里民多逃移江  
南數郡盜尚劫掠河道枯涸漕運艱難而京師僧道之徒  
來自四方充斥街巷內府供事官員較之往時十增八九  
率皆以難運有限之糧供冗食無用之輩及聞河南山西  
轉輸邊餉犯風霜之苦冒剽掠之虞辛勞何止萬千費用  
不過數月臣以為朔方之役未舉而中原之民已疲伏望  
皇上省財節費圖雪國恥 勅令沿邊一帶文武官員隨機  
護軍趁時屯種以免饋餉以防寇戎并勅各衙門禁遊食  
無役之人汰冗設不職之官度邊備充而浮費少民力蘇  
而根本固然後靜以待動逸以待勞則無事不克濟失  
六曰計刑臣聞兵乃刑之大者古之帝王於一夫之罪一

刑之施尚且恤之而況行刑於用兵之後哉切見福建贛  
東浙江湖廣等處叛賊鄧茂七黃蕭養葉宗留等本因貪  
官激變動勞大軍征討渠魁雖平就誅良善多已被害近  
聞商賈耕鑿之人一既綁縛到官將士收其功而平民罹  
其毒夫濫刑以逞而不致傷和氣者未之有也書曰殲厥  
渠魁脅從罔治臣願

陛下以為法勅令所司將解京犯人案候待其覆勘虛實之  
情然後處以輕重之法仍勅各處總兵鎮守等官今後止  
將首惡解京其餘脅從量情釋放俾之各相效順庶人無  
冤抑而和氣可召

七曰選將臣聞三軍之命係於將然將之賢否不止涉軍  
士之死生實以關國勢之強弱不可不慎也即今三營大



將固亦有百戰已試之人不可輕議至如坐營把司掌號  
領隊數者之名卽唐之所謂偏裨宋之所謂首領亦他日  
以次而補大將之選者頃自 國家多事以來選設太濫  
不無賢否混雜且人材難得不有以儲之於前則無以獲  
用於後昔李光弼起自郭子儀偏裨岳飛起自宗澤首領  
則其選亦豈可以不慎哉乞 勅總督總兵等官修明軍  
政簡汰賢不遇闕員必須推訪廉介智勇之士具名奏聞  
以充不許私相補授重貽後患

八曰練兵臣觀周之成康皆守成賢主而其事見於書者  
一則曰詰爾戎兵一則曰張皇六師彼當治平之時尚不  
敢忘忽武備如此而况多事之際乎我 國家養兵最厚  
月糧以贍妻子行糧以贍本身不時賞犒銀兩依期給發

衣綿蓋養之於無事之時欲用之於有事之日而管軍官  
員不體 朝廷恤軍之心大肆烹食公行賄賂及以操練  
爲故事如此而求克敵制勝比隆前代何可得哉伏望

皇上降勅總督總兵等官嚴加戒諭仍有似前及率軍士効  
悞操練者處以軍法示衆勿事姑息臣又見三營之制五  
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鎗手三千所以肄巡哨今三  
營各自團操則武藝不能相通其臨敵必難相應乞將三  
營軍馬一月同在一處相兼操習五日凜如對陣之時久  
久成熟庶幾有效臣又聞之軍中老樺相叅有名無實閑  
居則虛糜糧賞臨事則負累精壯乞大行揀選不堪者退  
回守城精壯者加意訓練庶兵將之意相孚而外攘之功  
可舉也



九曰尚儉臣觀伊尹之訓太甲曰愆敗度縱敗禮又曰慎  
乃儉德惟懷未圖而漢史之贊文景二帝亦不過曰恭儉  
而已是知儉之一字尤守成之主所當力行者也伏惟  
陛下即位之初無宮室之興無遊幸之舉日講  
聖學親攬庶政恭儉之德可方前王然而民食日艱民俗日  
薄何哉豈

陛下以北虜請和國事稍暇而遂爲之少變乎臣又見承平  
日久禮法漸廢結縲者不計戶之高下送喪葬者不循  
家之有無閭閻得以服錦繡倡優得以飾金寶全無貴賤  
之等惟逞驕侈之風甚至千日之齋除不禁一物之費用  
如是而求民食之足民風之厚未可得已伏望

陛下愈勵勤儉之德以先天下仍勅禮部申明舊制凡服食

器用各分等第毋行違式通得禁約庶幾民德歸厚國富  
可期

十曰隆師臣聞先儒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  
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今府州縣儒學官皆受

朝命以爲人師者也

祖宗之時猶重其選或親策而後命之近時以來有久在監  
學懼淹歲月而出身者有偶中副榜因念艱難而就職者  
有儒士不能應鄉薦而于有司以舉任者布列中外多不  
得人遷延歲時以俟後學九年之間使俊秀子弟長者老  
而少者長甚可惜也無實才之用而望濟天下之事豈不  
難哉乞 勅所司照舊於南北直隸及各布政司推選御  
史或副使僉事各一員專一提調學校造就人才以副



皇王求賢圖治之意其各處教官先令提調學校官員考覈  
但有文理不通教條不立者就便送部別用其九年考滿  
到部舉人過數學識異常者所司仍加考察或試以墨諫  
之職或授以州邑之長則人皆盡心才各當用時賢輩出  
而國事可辦矣

皇明文衡卷之八

奏議

登極建言

劉定之

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為建言事臣觀自古以來夷狄  
之禍未有甚於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敗之陷於匈奴宋徽欽  
之陷於女真其時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  
無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  
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剌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禍之後  
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旣衰  
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斂其虜燄而不侵梓宮  
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若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



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眾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 駕聽其自來又聽其自去者也蓋

國勢之弱又矣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之術而力行之乎臣愚無知曉敵條陳所見以俟採擇其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玠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畏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倚恃迭為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騰蕩突必資刀斧以制之昔郭子儀

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如牆而進韞世忠破金虜初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斫人胸下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於火鎗之遲緩趨趨也其二曰守禦昨者紫荆居庸等關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為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踈漏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為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畜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自古所嘗為必有效驗今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彼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其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



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謂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奈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

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其四曰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者之禍可鑑矣其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於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駟牛年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况守令之刻削於民猶將帥之刻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

朝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如大臣舉官有犯贓私者必連及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此爲迂緩乎其七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蝨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主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荊羽今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干

識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間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其八曰賞罰夫有兵者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文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石亨于謙等將兵禦寇未聞其權陷脛羶迎回繼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翦陞爲侯爵謙由一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比有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



德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千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

上不行姑息之政丁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責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回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

人主當總攬權綱總決機務如大裘之領不可以倒掣大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曰

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咨互相可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則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

明

聖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每事但以

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

臣恐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治化無由

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爲本臣請得終言之其十曰德學夫

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

之明則可以察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

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

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是豈可

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學于伊尹武王之聖訪

于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

之博儒生且未易徧觀而况於



人主巨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通鑑綱目

陛下宜留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爲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躓者少矣伏惟

陛下以不世出之聖當大有爲之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則天下之大尚如金甌之完固而未缺巨見國勢可強雖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

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干冒天威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虜情題本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臣劉定之謹題爲虜情事今者虜使還期漸近朝廷定議不遣使臣回答意欲致其來寇而撲滅之臣以爲待夷狄之道但當爲應兵不當爲禍始若廟堂之輔弼無遺策壇場之將戰有必勝以暫勞而圖永安周臣子所深願豈但淵衷哉倘成敗猶未可預料則臣尚願陛下廣天地之量止雷霆之威含容醜虜暫遣使臣其或此以和徃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免吾民之怨懟若由此暫羈縻之則歲年之後國家閑暇選練將卒愈精脩築城堡愈完賞罰愈明資糧愈充腹裏諸處無饑饉之患口



外各屯有奮發之勇然後觀釁徐動亦未爲晚也今者掌武之臣謙讓退託懼當兵任各部之臣合辭陳請乞回睿聽衛所之兵但有虛數畿甸之民望風遁逃則成敗猶未可預料也明矣

陛下何汲汲於違衆論信寡謀以萬姓之命僥一時之勝哉臣愚儒不達時務請以古者和虜事勢可否較之若謂和虜之後糜費不貲損我之富則漢文帝在位二十餘年用繒絮等物和匈奴宋仁宗在位四十餘年用金帛等物和鞏冊爲時甚久爲數甚多不惜其費未聞當時謂爲不富也今宜比此例豈與汴宋之末虜兵來加而要割藩鎮劫質親王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雙恥未復損我之武則漢高帝先被圍於平城而後解唐高祖先屈已於突厥而後伸不報其讐未聞當時謂爲不武也今宜比此例豈與南宋之初虜使詔諭而羈當父兄黜削尊號必不可和者比哉若謂和虜之後雙恥不討損我之義則冒頓弑其父而婁敬勸漢高祖通和蓋蘇文弑其君而房喬勸唐太宗罷兵不討其罪未聞當時謂爲不義也今宜比此例豈與春秋之法中國亂臣賊子在所當討必不可赦者比哉然臣謂不惜其費不報其讐不討其罪者非因循偷安止於是而已也誠願

陛下雖未用兵如已用兵常加警勵雖暫遣使如未遣使常加防備攬群策而用之以選練將卒修築城堡明賞罰備資械使內無患外有勇然後彼有釁之時此足以乘之也蓋不患於彼之無釁而患於此之無策以乘之然尤在

陛下進 聖德於乾健離明而不自足勉聖學於日新月盛



而不中止以爲用群策之衡鑑服夷狄之根本臣計愚言謬  
望勅大小群臣公同傳議若但委兵部則臣之言必不見  
從如水投石而生民之命如以肉試虎少有全理矣蓋和戰  
皆所以待敵而兵部必不以和爲請如巫醫皆所以治病而  
巫陽必不以藥爲說各護其所短而欲見其所長保身愛國  
者不可偏聽而當慎擇也干冒天威伏俟罪譴謹題請  
旨

議劉靜修薛文清從祀

謹按元儒容城劉因德性剛正學識明悟所作詩文理趣出  
人意表非腐儒曲學循行數墨者所彷彿而進退之際安于  
義命若其稱許管幼安詠嘆陶元亮則傲睨濁世涕唾祿爵  
之本心可見也是以裕宗不能留世祖不能致因豈不可謂

之賢也哉然而建言者遽欲以因列諸孔廟從祀則事體甚  
重不可以不詳議建言者謂顏子未嘗著書而配享孔子不  
可以因未著書而不之取夫顏子何可當也孔子之道傳之  
顏子後世取信於孔子之言其言具於論語載於中庸見於  
孟子存於易繫辭筆書不一而足雖顏子未嘗著書不害其  
爲傳道也譬如蕭何無戰功而高祖取爲漢臣之首房喬無  
戰功而太宗取爲唐臣之首所謂知臣莫若君知弟子莫若  
師者此之謂也今以因未著書而仰攀顏子爲比則是人臣  
無汗馬之功者皆得攀蕭房爲比惡有是理也哉建言者又  
謂從祀諸賢其中有不能無過者因無過奈何反不得從祀  
夫及門速肖之徒固有狂狷失中者矣又有聚斂而聖人斥  
其非吾徒短喪而聖人言其不仁者矣然而莫不親炙溫良



恭儉讓之德親受文行忠信之教高者名列四科餘者亦皆  
身通六藝是以孔子家語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備書之以  
爲三千之徒此七十子者其最也然則七十子之有過者亦  
先儒所謂聖人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猶多爾至於左丘明  
以下經師二十二人有未能深明聖經之旨者矣又有無威  
儀若劉向好諛佞若王肅者矣然而當世衰道微火于秦黃  
老子漢佛于魏晉之時而此二十二人守其遺經轉相付授  
講說註釋各竭其才以待後之學者則其爲功殆猶周文武  
成康之子孫雖衰替微弱無所振作而尚能保守姬姓之宗  
祀譜牒以閱歷春秋戰國不亡而幸存者也雖有大過亦將  
宥之况小失乎今以因無過與七十子二十二經師有過者  
較量彼此欲得登因於從祀愚竊以爲仲尼素王也七十子

助其創業者二十二經師助其垂統者也遇其有過議而登  
之猶得陪從也非是之比而從曰我無過可以陪從未之前  
聞也建言者又謂與因同時若許衡吳澄其德學無以踰因  
而亦得從祀因豈得獨遺夫因之於衡澄其德學無大弗若  
也其功則有弗若也何也衡以其行道之功澄以其明道之  
功當元氏奮自朔漠統據華夏其君臣儻焉不知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之道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其徒以至于宋之周程  
張朱者其道足以撫世御極而衡首倡率誨誘之使知是道  
之可行至於澄所作諸經纂言發揮洞達自朱子以後依經  
立說者鮮克儷之是以我朝

太宗文皇帝命儒臣修輯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澄之說多  
所採入澄可謂能明是道者矣而因之說未有採者則是因



既未若衡之道行於當時又未若澄之道明於後世其不從祀未必爲闕典也若乃薛內翰瑄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是以存蒙

聖知沒錫美謚其爲皇朝名臣夫何間然然論其於道

所得以與朱子諸徒相比並若黃直卿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尚未知可伯仲其間否也而遽欲從祀竊恐世之君子將以建言者爲非愚則諛孰敢和附其說哉故愚以爲瑄可無施行因則唯非者所議楊龜山例令其所在官司建祠奉祀庶足以伸敬身勸勵來學謹議

陳言脩德弭災

章綸

臣聞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事爲於下則天道應于

上天戒示於上則人事謹於下此感彼應捷於影響不可誣也以致之而謹告警懼仁愛人君如此之至也然人事之失必有其故或用非其人或政有缺失虐及于民民不安生而疾苦嗟怨之聲上聞于天以故天知之而屢出災異以垂戒于下當時上下或不知其由而天下之人知之故自古帝王以及漢唐宋暨君之於天戒必下詔求言使凡臣民各陳所見極言時政六而不忌諱以見致災之由而

朝廷聞之亟改其失庶幾可回天心而弭災變若徒祈禱宥罪及蓄糧儲修堤岸者此特有司之常事耳至于用人是否政事得失因循姑息而不修改則天心回否未可知也或又謂已嘗詔許諸人直言無隱不必下詔求言此則爲臣者失



于稽古而不以古之聖帝明君期望故也伏乞  
皇上法古帝王及

祖宗列聖斷自宸衷下詔求言務使臣民人等直言極諫各  
指時政缺失以見致災之由取其切當而隨事修改又乞  
皇上于是而示徹樂減膳之勅大臣于是而推省俸救民之  
仁停工役不急之務節侈用監賜之財慎差遣之擾民罷補  
官之俸給備救荒之義倉汰僧徒之蠶食憫遍運人夫之苦  
薄收歛賑儲之重寬農民之運糧恤軍士之勞役止納粟以  
抑僥倖勸屯種以蓄邊儲嚴考察以明黜陟信賞罰以示勸  
懲清天下刑獄之冤滯罪軍民越訴之誣昭修學政以養人  
才之本原采善言而戒大臣之自用重公輔之名爵杜署職  
之奔競凡此之類悉 勅諸司修故而舉行之乃所以修故  
事而安生民回天心而弭災異天下生民何其幸也







